

左手

姜舟林

左手是一个人的自称。有位名人说,面对纷繁的世界,我们必须具有两手。左手说,我充其量只有一手。当时左的情感盛行,他就向左看齐了。其实,左手本名和平,是我的族弟,因排行老四,见面时我称其四弟,或直呼其名。

左手读过高中。学习很勤勉,三更鸡叫五更明,正是男儿读书时,就是他求学时的写照。因此,他学习成绩很优异,家里人巴望他鲤门跳龙门。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民家都很穷,温饱尚未解决。左手脚下还有一个妹妹,家大口渴,经常饿肚子。为填补家用,左手寒假里就和父兄一起到小河里摸鱼。鱼在水里有趋热性,人弯腰伸手就能捉住,然后用篓提到集市上去卖。而冷水刺骨,穿的又薄,日子长了,左手落下病根,止不住咳嗽。没钱就医,就按别人传的方子,挖回来许多草药煮水喝。但身体越来越虚脱,走路都有些困难了,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,不得不辍学了。

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。三年后,左手的身体才得以康复,成天陪着父母沅田沟。早秧田里水冰凉,夏地里麦芒刺脸,秋天里甘蔗把腰累弯,冬天里挑塘泥备春耕。从早忙到晚,从春累到冬,青春年华悄悄溜走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随着打工大潮,左手去

东莞,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腰包未鼓,熨斗的蒸气薰白了头发。

今年是左手的本命年,已届六十了,但尚未有家室。早先有位女同学写信给他示好,但他婉言谢绝了。后又有人先后登门为他提亲。他说,自己没本事,不能拖累别人一起受罪。近几年,有了存款,生活已是小康了。我说,四弟找一个女子搭老伙吧!他笑而拒绝了一个人清静惯了,多一个人会产生不愉快。

大哥,我家的迎春花开得正旺,请来赏花!一一四弟打来电话说。我欣然前往,想留住春天的脚步。四弟住的是三间平房,三面用砖墙围住,靠东有一栅门。刚近他家,看见迎春花排在墙根下,簇拥着,三尺多高,花儿一朵挨着一朵,金灿灿的,将春天装点得金碧辉煌。四弟正坐在香樟树下看书。树龄四十多年,树身合围,树干三米高处,树枝向着天空斜伸,树冠呈伞状。旁边有一株正在绽放的海棠,娇艳欲滴。我笑着说道如此惬意,神仙般日子。四弟回道我上午在花丛中看书,下午到地里干农活。已到花甲之年了,该知道自己照顾好自己了。我数了一下,映山红三十多株,兰花近百盆。几株牡丹正开,月季、桂花、二花、多肉,交错陈放,俯拾即是。上房顶的楼梯旁,也摆满了花盆,房顶平

台上的花盆也十分拥挤。说四弟家是一座花园,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四弟看的书是《百年新诗经典解读》。谈起诗,四弟有些亢奋。他说,现代诗能读吗?什么摸呀睡呀,看得我脸红!哪有唐诗宋词那种含蓄隽永、耐读耐品,给读者带来教益?我说,新诗也有好的。比如马文秀的诗,接地气,传播正能量。四弟说他年轻时,爱看电影《佐罗》,爱看金庸的《侠客行》,心里有英雄情结。彼此谈得很投机,我忽然问,四弟为何不将每天的舒适生活写成小品文,让大家分享。四弟摇摇头说,写文章的人都是天才,比如鲁迅、莫言,我没那个天分。

四弟种有两厢子草莓,熟时吃不了就送人。有两棵大李子树,年年果子挂满枝头,熟了就喊左邻右舍,拣红透的摘了去。四弟有浅表性胃炎,不能喝茶。但每年四月份,四弟一个人骑着摩托车,到大山里去采摘野茶鲜叶,请人制成干茶带回家。他时不时将茶叶拿出来嗅嗅,僵桃味、板栗味、兰草味,茶叶里都有。香味沁入心脾,心里就觉得日子芳香无比。闻够了,就将茶送人。下年再去采摘,再拿去送人。

临别时,四弟说我现在不仅向左看,还向右看。看多了,看远了,人就洒脱了,通透了,顿悟了。

子,留下了一声叹息:“唉!多好的稻子啊!”

大门开了,那个大妈出门看到管理员,顿时变了脸,“你怎么还在这儿?”管理员立刻上前,口中重复着说:“不能在这里晒啊!”他指了指路上的稻子,说:“你这稻子都被……”突然,一辆车疾驰过去,打断了他的话,带起一阵风将稻子吹得到处都是。

这时,大妈才注意到街旁零零散散的稻子,原本整齐的一片金色,变得凌乱无比,有的被碾坏,有的被吹到马路中央。大妈拍着腿,脸上表情异常痛悔,管理员松了口气,上前安慰大妈,并帮她将那些剩下的稻子收起来,重新找了个地方铺好。

街上恢复了宁静,临走时,只见大妈脸上充满愧疚,握着管理员的手,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抱歉与感激……

云里的小城

羊山新区
包桂荣

夏天的云像是爆开的棉花一样,一天一个样。我往左走是成团的云,我往右走,是成片的云,我往前看,云在我头顶,我回头看,云在我背后。大片大片的云朵将我包围在一个蓝色的圆里,无论我走向何方,它总在飘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我好像住在了云中的小城,骑上车,云彩跟我一路前行,我不知道路的尽头是什么样的云,光一路的云朵亦足以让我心神荡漾。我已经记不起去年似乎有没有这样的云朵,但我想,一定是没有的,若是有我怎么会没有提笔写的欲望,那一定是去年的云朵不够美,不够像几年一样时时处处飘在抬眼人的心上。

夏天的天很蓝,云也很轻,它们随意的变换形状,太阳则在这些飘忽的云朵不经意的时候,透过它们的身体洒下或金或红的光芒。太阳和云朵是绝妙的搭档,它们随意变幻光芒,变换形状,有时候是波光粼粼的海,有时候蒸腾翻滚的浪,有时候是憨态可掬的动物,有时候是五颜六色的花朵,有时候又是千奇百怪的表情包。

夏日的云总有一朵是你喜欢的形状。也许是展翅飞翔的凤凰,也许是翱翔奔腾的苍蝇,也许是撒泼打滚的小熊,抑或是你家中狗狗的模样。不管是什么,你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们的模样。我不知道是这些生灵死后变成了云,还是遥远的天神也在纪念着这些曾经在大地上存活的生灵,怕我们忘记了它们的模样,以至于时时提醒我们,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夏天除了瓜果,最让人惦记着的就是这从不打架的白云了。夏天的午后,躺在白云下吹风睡觉是一件极度快乐的事情。层层叠叠白云覆盖在身上,丝毫也不会觉得冷,缠缠绵绵的云朵飘荡在头顶,仿佛在为每一个沉睡的美梦保驾护航。

白云从不争夺,也从不嫉妒,它们只愿陪伴在喜欢这座小城的人身边,陪他们轻轻松松度过一个又一个吹着风奔跑的盛夏。

较劲

潢川县 胡奥兰

街上车马喧嚣,烈日当头,又是一个燥热的日子。

晒稻子的季节,农民们将稻子铺在地上,历经暴晒,稻壳都变得烫手,人们的脸上流下一滴又一滴辛勤的汗水。总能看见小孩踩在那金色的“毯子”上被大人驱赶。

我出门办个事儿,顶着烈日,不一会儿便汗流浹背了。好不容易找到阴凉的地方歇脚,却听到一通争论声传来。“我家稻晒在自家门口怎么了?”一位大妈手叉着腰叫道。“当然不是不让您晒,但您不能在这个地方晒啊。”正在解释的似乎是城乡管理员,肩膀上挂着被汗水打湿的红带子。“不在这儿晒在哪儿晒?真是不讲理,怎么就咱家不能,你怎么不去管别

家呢?”大妈依旧咄咄逼人,丝毫不听管理员说的话。他后退了几步,擦了擦脸上的汗水,依旧好声好气地讲:“您家朝着大路旁,晒稻子不仅影响交通,还……”“瞎扯淡!”大妈直接打断了他,转身进了屋子关上了门。

烈日炎炎之下,只有管理员一人在门口叹气:“怎么就不愿听我说完呢?”

管理员迟迟不走,仍在门口徘徊,眼前刺眼的光线暗了下去,乘着太阳稍落,我便跑去办事了。

回来的路上,仍是刚才那户人家,刚才那个身影,我又停住了脚步。几声鸣笛过后,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飞驰过去,车轮碾在稻谷上吱吱作响。管理员见此情景,刚要走过去,那车却又不见了影